



法藏碎金錄卷第五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高平郡公

賓談可采予皆書之嘗有一雜五品常參官與予談

道引易爲證云復卦次以無妄卦者蓋緣返本還源
方爲無妄予聞之深以爲然因檢周易序卦云復則
不妄矣故受之以無妄又無妄卦有注云有妄之道
滅無妄之道成予自思之而見暗合之理楞嚴經云
妙性圓明離諸名想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
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予詳之始自真性起
一切情念云爲此皆名妄妄情復性性乃真源自然

無妄也內外之教立言明理各有歸趣者也
予嘗讀唐書因采述孫思邈言盧齊卿未來之事予
以爲目見二理其一見事有前定之理其一見人有
預知之理及看傳燈錄有菩提達摩付慧可傳法偈
云吾本來茲土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
成竊詳達摩爲一花下至六祖爲五葉不復傳本又
是前定預知之一也

梁氏所刪止觀云明者難晦辯者難默予因觸類增
語云慧者難定是二者皆妨入道學者當知

達理之人所學之法舉要而言且依二法足矣一謂
其動也依伽陀經四句偈首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一謂其止也依施肩吾三住銘序云心常御氣氣與
神合二法交濟久當自知

古聖設教宗旨各有攸宜但以淺深不同而已聊舉
其一儒書所云蒙養正晦而明涉於外事其著有迹
聖之淺者也佛書所云定生慧寂而照主於內事其
妙入神聖之深者也

道釋宗旨但其華竺之言有異也考其大略意同耳
且如莊子有云大覺者予謂釋氏菩提之義也又有
云至樂者釋氏涅槃之義也

一切凡夫常於四大五蘊六入十二緣中輪迴汨沒終而復始如循環之無窮其間行得其倫則隨善受報居高勝處行失其倫則隨惡受報墜諸惡趣自三界而下凡五岐路其一升諸天其四沈苦海彼聖人者有大智力特立獨行能超出入故楞嚴經云佛子住持善超諸有是也以其勇猛神妙強名大雄氏此非文言之可擬議非心識之可測度中士以降宜乎不甚信乃至有大笑者也

般若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予因觸類而長唯變所適擬之而別立語云意無盡居士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一真不空成一切妙德夫照見五蘊皆空猶是半偈義第二義照見一真不空方是全偈義第一義凡諸上智之人必不陋今榮古

予觀三聖立言言無枝葉質略雄重純正明白而以理垂範于世者聊舉一端而三家之言次第彌簡儒教之書三句凡十六字孔子孝經云要君者無上非孝者無親非聖人者無法道教之書二句凡十三字老子道德經云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佛教之書二句凡十二字釋迦文金剛經云如筏喻者

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噫三聖之書語直事大也如此
此夫今之所作或雕篆侈靡作艷冶輕浮之語或摘
裂詭異作瑣碎隱微之語自分古律而無益於理道
者何如哉

楞嚴經云瑠璃光法王子觀世間衆生皆是妄緣風
力所轉觀世動時觀身動止觀心動念諸動無二等
無差別此羣動性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十方微塵顛
倒衆生同一虛妄一世界內所有衆生如一器中貯
百蚊蚋啾啾亂鳴於分寸中鼓發狂鬧予參詳之作
是觀者誠爲大觀然其大觀之性比一蚊蚋之性亦

無差別故華嚴法界觀有云一塵含容空有遍蓋明
真性惟一不同世間法而分限量也彼法王子於虛
妄中猶涉妄有分別妄自尊大之迹耳

予嘗謂明智之士若有洞分法要却以息心爲難遂
廢秘密之學深可惜也昔優婆笈多宿世爲獼猴因
學緣覺坐禪後證阿羅漢果夫輕狂不定莫若獼猴
戲學坐禪猶能成定故唐賢王維遊悟真寺詩云猛
虎同三逕愁猿學四禪是也而況人爲萬物之靈氣
稟五行之秀志習妙道豈有不成之理乎

小乘執空反成空病既取空相空復爲有此所謂空

卽是色也且據三界名爲三有夫無色界有四空天
列爲三有之數豈非執空相而生空天乎故范曄所
論謂佛法爲空有兼遣之宗蓋不許著有著空也
禪師之說意多不同然而采聽咸有所益譬如藥性有
緊慢涼暖各治一色之病善服食者當自省病受藥
其餘空傳影響濫以師道自處者亦猶不曉方脉之
盲醫也其理如此

人倫在三界之末五濁之世茫茫煩惱海中欲免煩
惱無有是處譬如汨浮洪濤之內欲求無濕可乎若
得遇浮囊浮木抱之勿捨或勉力拍水而浮旣濟而
先登於岸者不可多得

予讀二聖之書而能混而爲一自成法要所謂殊途
而同歸者也讀佛書圓覺經愛威德章中一句云寂
靜輕安止此一句可以存心可以入道讀儒書周易
愛乾卦中一句云剛健中正止此一句可以辟邪可以
降魔予之讀書志趣如此

思益梵天所問經第三之首談論品云不二者終不
爲二雖種種分別爲二然其實際無有二相予詳所
云二者非定謂一二三數之二蓋言本體元空者爲
一二則同也自一起相者爲一二則異也卽今演說

語言文字以明真性者理本歸一而語言文字種種
分別離於默然真性亦是二也

翰林承旨李尚書維有書垂問云神氣相主爲道家
之妙門物我皆如乃禪宗之極致道兄所得其在茲
乎予覽之尤加珍重因而荅之曰神氣相主其殆庶
幾乎物我皆如僕病未能也

予嘗見禪師說話有語太質而甚峻者然而其理確
的并緊切而已其語云學禪入道之人須得毒眼睛
硬脊梁予默而識之以爲毒眼睛謂其妙見精深覷
破一切空相不能爲障礙如文殊之智是也硬脊梁

謂其道力堅壯辦於大事克荷付囑之重如普賢之
行是也取要而言學人直須善照了無退敗二者交
相濟最爲根本久久成就名曰兩足尊

佛書中有云世海苦厄蘊又有云甘露門甘露味飯
若有人能知甘苦之味見空實之相達真安之理而
無歸趣者亦不可多得

唐相權德輿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有語云師早誦
大乘微言數萬言曉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
樂不入矣予非止愛此文而益愛此意因而寫得簡
要具足法門當令凡諸憂悲苦惱喜怒哀疑悔貪愛一

切之情不可盡言者悉不入於心中惟一真性是道
矣何煩多學又自智斷苟不能然試孰思之於已何益
○今我真修引諸經據於一切時中息微細流注鞭
心入理攝念而住日又功深自到覺知之處
庶品紛然佛教之書目之曰衆生儒教之書目之曰
蒼生道教之書目之曰浮生勞生聾聵戾而言之其
實如此者多也

金剛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南華真經云能休純
素謂之真人學法者合此二經四句足矣何必廣求
經據妄分教門哉

予知觀自在菩薩度一切苦厄竺乾古先生善入無
爲皆以深智大力而然予與誰談哉

釋氏教文中有云佛名能仁仁字儒家孔子切言之
矣別書中謂佛爲竺乾古先生善入無爲無爲字道
家老子切言之矣云何後人過有分別

天禧末予在西京判留臺日曾到魏家園見杏實爛
熟自落滿地因悟物理者三焉其一見萬物勢數必
有終極之時人合安時處順是也其二見果之杏實
純熟則味乃甘美人之杏實純熟亦如之其三見老
人食杏愛其全熟者壯夫食杏愛其半熟者童子食

杏方當酸澀亦以爲美也人之性識生熟次第其類如此

有一說云禪是思惟檢攝之義予以爲此說最當非思惟何以得窮理盡性之智非檢攝何以致澄神定靈之切二妙相成可以入道彼但以問答爲事者不亦謬乎

佛行以怨親平等此最難事予以爲其次且能逆順或義利之類平等抑亦非易

毛族之猛者虎弱者鼠皆觸機而陷身止爲求所食不得已此可憫也人而最靈以過貪求觸機自陷此

可責不足憫也

吾有二洪願其一願智眼善照諸相如無盡燈明長在經毗嵐風不動不滅其一願志力能幹辦大事如金剛寶至利至堅到真實際不礙不壞混而爲一守而勿失

予自得一法強名曰三合應天機法門三者謂心息音也其初先見圓覺經注中有八字云心息相依息調心淨予以爲此正是禪那入道之門遂引別書加乎演潤重其事也心字引莊子云至人之心若鑑取其寂而照不將迎於物息字又引莊子云真人之息

以踵取其深而細從根本中來其後耳中嘗聞妙音殊勝不可名狀正是觀音入流之處又契莊子云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每當甘瞑宴坐心息相依之際而其妙音清遠聽之而疑湛融怡有以見天然妙吉祥助其樂欲三者相合所以激勵讚歎形于文言多矣此則予之自知自貴者也

空五蘊度一切苦厄奉三寶成一切妙德若能究觀洞曉馴致冥符學道之人更有何事

予自作五言四句名曰具足觀修訣云三空一不空悟入勢孤雄得道加殊稱超天自在公因而自解之

云三空謂名也身也情也觀此三者外則自外而及內內則自親而及踈種種因緣終畢歸空此是三空唯一真空則至精無形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古今不能窮此是一不空若能先覺悟是觀也後順入是修也而又奇特勇猛得道必矣超出人天而造化不能拘目曰自在公此非戲論

白公有詩句云富貴亦有苦苦在心危憂貧賤亦有樂樂在身自由又有詩句云閑傾三數酌醉詠十餘聲便是羲皇代先從心太平予因省已而言之爰以引年致政闔扉燕居雖非富貴亦非貧賤月口優祿

無執掌之事可以言身自由也日養天和獲逍遙之樂可以言心太平也二者備矣何以加焉由是較量不讓白公之所得何況慶幸有餘也

予以退居佚老得三無三有合爲六幸矣於族無饑寒之憂一幸也於心無營欲之事二幸也於時無勢利之交三幸也於已有壽康之福四幸也於後有肯堂之緒五幸也於道有悟入之門六幸也此六者幸何樂如之

予覽唐詩人張蠙送南海僧遊蜀詩云真修絕故鄉一衲度暄涼此世能先覺他生豈再忘因見真修之

理不拘處所又喜緣熟必無他虞次覽周賀贈四門蘭若寂禪師詩云夕雨生眠興禪心少話端信有之矣夫吉人猶寡辭而況真禪子固無遊談戲論矣

唐賢杜牧集有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祐詩其句云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予因思之此兩句比類佛書中衣珠之意有何差別圓智之人自能會

覺妄遣情明直指體安心入道此六次第吾當分門屬類集爲一書以備已之詳覽

善入無爲名曰先生卽佛也能休純素名曰真人卽

僊也外爭像教不亦踈乎

唐白氏詩中頗有遣懷之作故近道之率多愛之予友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予亦如之名曰助道詞語蓋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截曉悟於人也予記其有詩云此身是外物何足苦憂愛又有句云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夫如是則身外悠悠不令事何用介懷

世間之事有極力而求者有不可求者由人而不由已故也人多固必而求之出世之事極力而必可求由已不由人故也而罕有固必而求之者人之大迷也如此若有迷中忽悟則疾如反掌

予諦觀三寶之義在乎心夫佛者覺之義也有出世之智而能覺信真理覺即佛也法者行之義也於其覺悟之中不見種種淨妙之行行即法也僧者和合之義也能以覺悟之心和合淨妙之行和合即僧也此說最爲精要若不知根源而外取名相者中智以下逐末之人也此則非予自矜伐顧其理難奪之也

內聽淒鏘之妙音順協融怡之賞心堅凝浸深無容念侵勝於天賜之黃金我惜餘年而日尋

照見五蘊皆空可破妄情矣能令一念相應可辦大事矣若於身外詢求此則悠悠悠悠

楞嚴經中說三無漏學謂戒定慧也予自謂於戒定得百一於慧得百二何謂也憶念我昔將及縱心之年知非改過之外特立一法以辦所作且以間日食素仍於旦日焚修善禱有暇則時習宴坐逮今越十稔矣此是於戒定得百分之一而於弄翰之間多在佛事常立言以自勗致力加倍此是於慧得百分之二今已密邇大耋而乃加以晝課般若心經外凡諸觸境情意之不順者力習制禦以濟乎戒夜增數息

觀門復隨時隨分不計多少專切寧心以濟乎定庶乎三學之稍均耳雖未能卓然殊絕然而區區之心務在宿植善根也如此

宵征緣崖不覺落磬者吹火不覺着昧懵則貪冒窮亟則變滅失慮奮及亦復如是

夫般若經云心住爲如吾因自思年漸老矣宜乎不以情意之苦樂不限時景之多少不擇處所之喧靜常須隨分學其心住而已何以故據涅槃經所說大意一切衆生皆有念心發心念念生滅相續不斷亦名修道此經又有訖云智者言出息入息之頃我當

於中精勤修道又襄陽龐居士詩云世人重珍寶我
貴利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以此參詳則知
隨分住心不失真修之理

吾好以無師智分別諸法相忽然得意自立大小二
寂照之說其一小寂照謂學道之初階常須寂靜其
心照了於理入菩薩境界也其一大寂照成功之極
致而能圓寂並照入佛境界也

圓覺經注云心息相依息調心淨莊子云無聲之中
獨聞和焉二者不可致詰伊子混而爲一守而勿失
退藏于密

予之宿志求慶幸之太者三也已遂者二而未遂者
一何謂也老年致政今生悟道若合符契此二者已
遂也萬事前知如指諸掌此一者未遂耳

吾愛習定慧久矣以晚年故切務增修今不擇時景
處所且於生滅心中就少頃卽靜念以爲不生滅之
心且於虛空法中就隨時無盡意而究不虛空之法
不問獲果如何但自致力而已

心之日用莫先乎智止令防一身效一官而不能者
尚多何況周萬物照五蘊度一切苦厄不亦難乎不
亦難乎哉

學道之人初入三淨境先淨三業次歷四禪天終復一真法界此乃得道之臻極者也

唐詩人有詩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又詩云南隨越鳥北燕鴻松月三年別遠公無限心中不平事一宵清話又成空且夫半日一宵接僧談成法藥猶得遂閑情平宿憾而況予今退居佚老獲終身之閑日覽佛書道書耽味古聖賢要妙之語其爲適悅也何如哉

予愛般若心經其中語意有云照見五蘊空能除一切苦此語意以理遣情足矣又玄聖蘧廬篇中語意有云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此語意存誠入道足矣

予自演述德行道共三字之意而日用之其初以德者得也凡一切善法自得於心者而爲己德其次以行者行也旣得善法而行之其終以道者導也不止獨善於己而復開導於人以成兼濟之利爾

予詳求其貪字名義釋名曰貪探也探入他分因而思之蓋表踰涯而取爾凡人以手採取穴中之物謂之探此乃見利忘害者也故吳呂蒙有言曰不探虎

穴安得虎子夫如是則探虎穴者不畏乳虎之暴怒
探龍頷者不畏睡龍之忽寤儒書有云君子居易以俟
命小人行險以徼幸蓋謂此也佛書又云種種貪欲
故有輪迴是知貪慾弊於有驗法中見有驗之禍敗
於無窮法中入無窮之循環此理深遠要切古聖人
垂訓多矣若非中智以上未可與之輕議焉法門名
義過患品貪在三毒之首夫古賢有以不貪爲寶者
其意可知也

老夫耄矣急於勝進方便自立一法名曰近事三學
何謂也力行朝課積習夜坐俾無失過是也夫焚誦肅

容力行朝課此近乎戒恬宴攝心積習夜坐此近乎
定采述修身俾無大過此近乎慧三者不廢可以入
道

三菩提者經疏中已有解釋云三爲正也菩提爲覺
也謂佛法爲正覺矣予詳教文別得新意亦可名曰
三菩提有說三品菩提謂聲聞菩提小乘也辟支菩
提中乘也佛菩提大乘也唯佛菩提爲無上菩提二
乘不及故有語云唯佛菩提是真歸仗處

因習定希疑寂忽見神光燦爛可曰定光佛因內觀
存照了常聞妙音清徹可曰觀音佛體有大小理無

差殊雖知強名亦非戲論

辨戎事之大大將也
有方略以御帥師和而戰
必克辦佛事之大大士也
有種種方便以御意意正
而道必勝非尚屬辭是爲求理

我願生生世世作居士
身學菩薩行不求報不取相
不退轉自然而然而已

至人學道先須得天錫
大明智則於虛幻中無挂礙
次須得天資勇邁力則於真妙中到源底
此得非常得此說不可說

白樂天有詞句云靖節先生樽長空
廣文先生飯不

足噫予今陶融太和如飲醇醪
自以爲不空樽大雅杯
耽味道腴如享太牢
自以爲法喜食甘露
飲去彼取此既醉又飽
沛然充足其如予何

予嘗作三言自曉存心訣云
心息音混融深智先覺
念無侵隨辨及卽溫尋用此法
存予心此八句子自了知言
簡意備而興猶未已推而演之
云此法正合圓覺經中圓覺菩薩
所學禪那法門又合楞嚴經中
觀音菩薩所學圓照法門合二法門
有三清妙其一謂心之清妙也
成恬愉其二謂息之清妙也入深細
其六二謂音之清妙也發聰瞻協用三法而進于道愜

心至當自以爲禪師法要無有出其右者奉爲祕印
乃目之曰清妙三和合入流三昧

予以晚年内習期乎若坐若臥務安其心或默或語
不離于道亦不求應任彼自然

出世之法不知之者固無算萬有一知而人多無斷
予謂敏識之士無知則已苟能知之安可自棄何不
果斷而行之哉此法比世間法何者爲急且夫人之
情累自古而然有何窮極有何利益終畢了不相干
是以唐圭峰密禪師直示學人方便尤爲親切嘗云
種種念慮皆如幻化影像皆是緣靈靈一心如鑑

之明未曾不照斯爲真我誰能勞神而憂他妄緣乎
已曾千萬億劫妄憂之終有何益非惟無益仍展轉
招於妄苦予謂古德訓導懇切無出於師子當佩服
遵守以爲祕印勇猛精進脫落癡冥之網羅爾

歷觀內典章句頌歎佛之功德有云善入無爲有云
善入空寂有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但詳語意可見佛心噫學禪之人何必須問傳言比
丘躡其陳迹徒以法爲戲論耶

煩惱障無損於菩提心譬如日月翳於煙雲中而日
月必無損也珠玉落於泥滓中珠玉無損亦如之爾

莫管煩惱障但存菩提心

予謂此法藏碎金錄有如聚畜白藥隨方而用種種之疾而治之也

予所錄碎金之一內有六句語云不怕念起唯恐覺遲覺速止速二妙相宜知非改過蘧顏可師予今擬之復爲六句之語語或宗經意唯克己其語云不怕忿生却貴懲速懲勝忿平轉禍爲福明明佛子智以自牧

無念爲宗法之樞要不住於相然後臻極上智學人必知理也

維摩經云菩薩示行瞋慧於諸衆生無有悲闕又云示行瞋恚而常慈忍予因自思時或禁諸違慢不能無忿怒而乘勢暴發旣而悔之本非殘忍今詳經旨亦可除疑悔之益也

經又云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又云當知一切煩惱爲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終不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子因叅詳法意獨斷斯事以爲智不當厭總夫有煩惱鍛鍊則必憤排策發菩提心也若以如意優足則慣習驕恣陷於怠惰失菩提心也

巴覽維摩經不二法門品妙臂菩薩云觀心相空如
幻化予自得新意法門夫內觀心相空如幻化外觀
世緣亦空如幻化既見內外之事俱非真的誰能堅執以為挂礙
經又云淨解菩薩曰有為無為為二若離一切數則
心如虛空以清淨慧所闕者是為入不二法門予今
和會諸經大意而裁決之夫真性之外一切妄情皆
為塵垢若能悟心宜空虛無容一塵分汙即是清淨
慧也既能發之以清淨之慧便能應之以清淨之行
此則妙道具足貫統諸法不煩多學也
諦思經教中有二法除過去不復言而見在未來皆

為妙用其一曰無生法忍未有不復有疑寂還真空
此未來也又一曰無礙法門在有即為無圓融得自
在此見在也智者當自了知吾不能曲而暢之耳

夫洞曉無明是障蔽者此謂之明若取相於明則復
陷於無明非上智孰能知之

予觀白氏詩凡有愜心之理者每好依據而沿革之
往往得新意以自規耳白氏詩中有題目云遣懷其
詩七言四韻予今擬其語句聊加變易入於別韻前
四句依舊意述時景之迅遷後四句立新意述世態
之不而終篇亦斷之以不驚也白氏詩云羲和走馭

趁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
鬢不成霜榮銷枯去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
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予擬之而作詩云羲
和走馭趁年華不許人間歲月賒春正艷陽春卽老
日方亭午日還斜時情莫測深如海世事難齊亂似
麻已共身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

真人能體純素如來善入空寂此二者俱爲妙道但
其理有淺深耳智者當自知之也

予自微細揣摩晚節薰修馴致厥功之狀生觀慧滋
多結善緣漸熟而其久來習氣未盡除新持定力未

全固憂喜戰酣覺喜勢差勝耳唯妙境深處則未能
知之也

人所好者虛名客氣冗具羨財予所好者心印衣珠
真乘寶所各從所好而不相知

白氏有詩句云華簪與高蓋復在外物外又莊子宗
旨以軒冕爲得志而喪已失性者謂之倒置之民予
歷觀羣趣軒冕之外更加五欲樂具重複冗飾伐德
禍深而不悟者又何如哉

凡夫住有爲小乘住無爲大乘俱不住

維摩經云菩薩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注云什曰

志求佛道其心深固譬如種樹根深難拔故歷劫愈明不暫失也予因覽此而喜誓將秉心內習堅久不退後身緣熟必成勝果爾

人心計我我所無不太甚而不當但思為己有不悟終畢非己有不思為己果思己用是己有可哂憫今略記大端誓將敷演以為法利

白氏有詩句云是非都付夢語嘿不妨禪予愛此語愜心精當因而敘述其意云是非都付夢南華真人指歸也語嘿不妨禪竺乾先生指歸也和會發明西鄂居士指歸也導揚推演出于深衷勿謂僭差庶幾

有補

維摩經說菩薩不住無為不盡有為予詳其意若住無為則功德不具若捨有為則智慧不具

予詳佛書如字之義經論中各有所解大約意同然未有能和會直說令人易曉予今發明如之本體是真性均一之義至人依理學法令其性合於理理合於性同於本體故曰如如不動此兩如字上輕下重謂其心之所學如其本如之理

維摩經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注云見實相法為見佛也若謂已與佛接為得見者則以已與佛異

相去遠矣予謂此明一真同體也

吾今直截用三無漏學依次對治三毒以戒治貪禁貪心令不生以定治瞋鎮瞋心令不起以慧治癡曉癡心令不執

吾又倒用此三學爲修道次第以慧觀爲見道智以定力爲入道功以戒修爲助道品勢當然也

維摩經云同真際等法性不可稱不可量予詳大意謂佛之虛妙也如此

人性緩急各異與予以觸境而動愀然厲聲雖未能頓除且隨時而覺今立一法應用對治比之電光谷

涅槃又有句云數息在靜定是名頭陀行子詳句意最爲勝進之法

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云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

闕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

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

沒又貫休山居詩云自古浮華能幾幾逝波終日去

滔滔漢王廢苑生秋草吳主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

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知知足金仙子霞外天

香滿毳袍予因思靜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

香自然清音名曰天樂予故以所聞靈響自爲天簧

亦取天籟之義此蓋唯變所適不可致結也銳意鉤
銳意鉤深每得無師銳意鉤深每得無師之智強力
致遠遂忘進道之勞人固不知我亦難說

白樂天有詩去此身不欲全強健全健多生人我心
又于良史有詩云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是知體
中微苦未可心情不足

吾自得三天之法可對治三毒之病而迴其次第也
存天真之性常自知其明可以去癡養天和之氣常
自知其平可以去嗔樂天均之分常自知其足可以
去貪用此三法去彼三病其爲親切如羿基之射中

響旣過卽止勿使留礙豁然自規

吾今獨斷自立三師維摩經中所言柔順忍立之爲
戒師楞嚴經中所言不動尊立之爲定師寶積經中
所言自然智立之爲慧師

我發二願夫維摩經中所言雜句文飾之事此世間
之事也我願外順從權寶積經中所言清澄微妙之法
此出世之法也我願內修致力

予晚學權輿安於所習習其心清也樂於所欲欲其
靈澈也自強名曰初安樂行

教文中有言云在家而出家吾今在家而山居讀圓

覺經愛宴坐靜室此外室也讀莊子愛虛室生白此
內室也此吾外內二室豈讓嵩山太室少室乎

天聖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夜予於夢中琢磨律詩對
屬蓋以宿好該涉而然也偶成七言兩句云芄芄麥
龍驚暈起灼灼桃園舞蝶來既寤尋思獨斷其理夫
如是雕章鏤句緣情合意猶能入夢而常存則知其
妙道天機貫心達性固當經劫而無失因之竊喜必
續勝緣

有念無覺凡人境界有念有覺賢人境界無念有覺
聖人境界無念有覺臻極者上上聖人境界智者可

了知說則難爲說

天聖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夜夢獨看書策其中見有
義鬼兩字因而節出予記憶大意謂乎涉獵文史得
其義理有如獲兔而歸也寤而思之此乃宿學性習
浸久浸益豈非根深緣熟爲來生張本必無差別而
枉入諸趣所以竊喜逾多也

酉陽雜俎云竹六十年一易根易根則結實枯死予
昔於真宗朝同修太祖太宗國史時中書首廳虛位
而史官奉詔就此廳位中畢集修撰予舊日已曾見
廳後有藁竹碧潤尤盛至修史時當大中祥符六年

秋九月此竹結實如糗米粒其後竹乃枯裂親見盡
除之付庖人爲薪又聞京中諸處竹皆如此因知前
言不謬信乎物必有數也

荷澤法門唯以無念爲宗又曰樂天詩云唯吟一句
偈無念是無生噫無念之理至矣哉大約人之憂悲
苦惱及一切種種之情皆屬緣念所攝學人若能知
其至簡至當之法以照了智見五蘊皆空之後以總
持力則一念不生之時智力相資久而不退當自覺
知此外無法可及也

圓覺道場修證儀中有偈句云無累無所欲是名真

的也習之初者則甚難久而精熟自然漸易

萬物自萬物兩儀中空虛本無礙萬念自萬念一心
中空虛亦無礙深悟入者智力第一

儒書云生而知之者卽今之頓也佛書云宿殖德本
者歷劫之漸也頓漸之理智圓自曉

予覽太平廣記第一百七十六器量事類引國史異
纂云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
風失米盧考之三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
無一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
旣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子旣

重此人雅量又重承慮藻鑒故錄之

凡夫心量不出情塵小乘心量不出法塵大乘上乘
出塵彌遠

予嘗諦觀而直說文殊是見理周圓之妙智普賢是
契理周圓之妙行合而爲一強名曰毗盧遮那
予詳普眼謂具一切智普賢謂具一切行是也

金剛三昧經云心不幻化則無所見予謂一氣生萬
物卽幻化也一真生萬靈亦幻化一心生萬念亦幻
化也一一知空有何罣礙

以無思之心合無物之音隨時隨處逾久逾深獨爲
法樂不在禪林

予覽太平廣記第一百八十引撫言云費冠卿元和
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固極之念遂隱於池陽
九華山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舉冠卿孝節拜
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以文中第祿
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丘園絕迹仕
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朋清飈自遠夫旌孝
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
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可右拾遺冠卿
竟不意徵人重冠卿之思孝李行修之知人唐室

之善教風化之能演誥四美具矣有清清談采而
書之式資汎覽

予好擬諸文句以爲法樂周易乾卦文言曰雲從龍
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予擬之而爲文句曰動爲
慧靜爲定妙用成而百祥應唐權文公二疎贊曰靜
專動直惟乾之德酌用不窮君子中庸子又擬之爲
文句曰定堅慧正惟佛之性酌用不窮佛子深功
美服厚味非寡欲之宜草衣木食非養老之具得其中
者何樂如之

我知三靜關進道之權與我知四禪天入佛之境界
唯當日省心自到深深處

道勝之智日用新福會之因天獎備唯茲樂欲爲吾
願王

儒書所云子絕四吾能和會裁決入於二教之理無
意無我合於道書中所云不宰宗旨無固無必合於
佛書中所云無礙法門

有客謂予曰近知一陰陽象流深於三命之學可能召
而問之乎予對曰予自別得三命之理不隨俗也常
以爲自然之分謂之天命樂天不憂謂之知命推理
安常謂之禿二者備矣一以貫之不能逆計未來

妄分真金喜復句 問哉客既笑且愧唯唯亦退
凡一百二十三章

法藏碎金錄卷第五

